

科技的未来终究是文明的未来

——本届双年展平行展观感

◆ 林霖



热风

如今，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便利是非常会营造“亲和感”的。这种“亲和”说得通俗点就是：一个苹果粉常常会以他就是高科技拥趸；或者看了一部 imax 的星际穿越电影，就自诩科幻控——但是，这些所谓的“科技拥趸”，在对 Mac OS X Lion 操作系统和对美颜相机的研究两者间，毫无疑问会选择后者；同样，星际穿越电影的粉丝们对星座的兴趣比对量子力学的兴趣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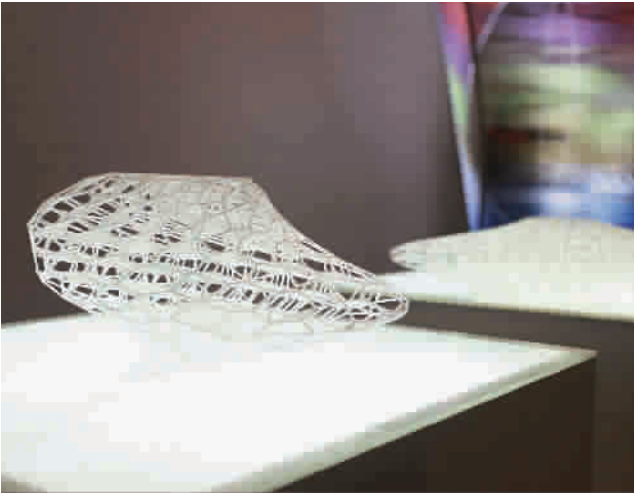
那么，我们自然就诞生不了我们自己的 iPhone 手机、我们自己的 imax 科幻电影。

这种所谓的“科技”之风，也刮到了一向对时代脉搏异常敏感的当代艺术圈中。近些年来，高科技、多媒体、影像装置的作品与展览愈来愈多，就连老牌学术展览的双年展也越来越不掩饰自己对此类作品的借光。

对，说的就是这次第十届上海双年展！看看，从去年 11 月底开幕以来连绵不断的“看不懂”吐槽，甚至有人得出“有水平地扯淡就是当代艺术”的结论。当然，这种“看不懂”涉及很多因素，比如观念的差距、艺术的素养等等，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策展人安塞姆·弗兰克给上海双年展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届被称为“史上最令人看不懂的双年展”，更是各种“炫技”的盛会——炫高科技，炫多媒体，炫工业革命成果（弗兰克是德国人，主题也有较明显德国风格的工业化）。

今年 1 月，双年展的平行展“人机未来”也在上海民生美术馆开幕了。一如科幻感十足的名字，“人机未来”基本是一个科技控和数码控会很喜欢的展览。这群人是对我们的“智能未来”非常乐观的人。然而，笔者看过后却“乐观”不起来——中国艺术家和欧美艺术家的差距太大了。

撇开各种专业语汇，在进一步了解作品的背后，深感西方艺术家是把些作品当做项目来做的，团队化、专业化，并有系列研讨会议，有自主研发专利，还有系列课程，传



■ 徐卫国《拓扑准晶体系列》

递的是诸如“艺术渗透工业，工业支撑艺术”的理念；且他们跨学科领域的合作较多，如涉及力学、几何、数模、生物学、材料学等专业知识与实践技能。相比之下，我们的艺术家创作模式还比较单一，不管手段如何高科技，表达的个人思想和创新意识仍较为贫乏；或者说更倾向于抽象概念，以及为了一种惊奇的体验。

就拿此番展览中令人瞩目的《2013-2014ICD/ITKE 研究展馆》来说，这是来自德国斯图加特大学计算设计学院(ICD)和建筑结构与设计学院(ITKE)的年度实验性项目之一，这是一个在机器人协助之下实现的建筑的构造与理念——这些听起来似乎很炫，但原理非常简单，建筑的灵感来自甲壳虫里的结构。这是百年前高迪就在做的事情，高迪的那些惊世骇俗的建筑，其灵感不就是来自贝壳、鹦鹉螺、叶子、干果、树枝等常见形象吗？

另一件视频作品《2014Rob|Arch 会议视频精选》展示的也是一组大项目，这是一场由

建筑机器人协会举办的年度学术会议，旨在探讨机器人在建筑、艺术和设计上的应用。据了解，此类机器人合作项目正广泛在欧美之间合作推行。来自美国顶尖建筑学院南加州建筑学院机器人实验室的《幻影几何、机械眼、热网》，则致力探索通过机器人的动态数据构建一个新社会的可能。

相比之下，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虽然在视觉上是好看的，但毛病在于过于依赖技术，更多的是一种“享受科技”的状态，不像欧美艺术家那样，是利用科技为自己的想法和理念服务。对高科技的熟稔与对新材质、新媒介的体验，并不能代表一种新的艺术；而过多的架空概念诠释也极易滑入自我膨胀的虚无之中。就说《拓扑准晶体系列》这件作品吧，名字听上去还不错，在技术呈现上也可谓有新意：电脑编程做出来的 3D 模型，是一种严密几何结构与中国传统工艺品造型的结合——看起来似乎又是拿中国文化元素“拼贴”了一下，免不了“新瓶旧酒”的嫌疑。

毫无疑问，发达的科技给予人类壮志凌

云的展望，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如何在其中去迎接自己的未来。技术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世界上的任何问题，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人总是不免感到无所适从。而实现愿望光有技术还不够，技术只有依托文明才能建立起宏大的伟业。而人类的协作与分工，这样的经纬纵横是古老又亘古的通行法则，社会的进步正是基于这样的法则而垒起阶梯。“人机未来”也直面了这一情绪焦虑并对现实进行反思，如一进门的影像装置《旁观》，就通过孩童之眼表达了对残酷成人世界的恐惧。或许正如这个展览的策展语寄望的：“纵使机械与技术开创出炫目的视觉效果，唯有以人为本，才能真正拥有未来。”

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寻求我们文化的根基，从根基中成长并茁壮于未来。对技术捆绑、丧失灵魂的忧虑，过于依赖智能的下场，不外乎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的图景；不然，人类历经数千年漫长历史，付出无数的汗水和智慧，结果却会把我们自己弄成残疾。

但愿不会如此。



不同艺见

2015 年 2 月 7 日新民晚报艺术评论版刊登了王南溟《策展人已成为有钱艺术家的乏走狗》一文，其中称“坐台批评是我以前对批评家直接受雇于艺术家写美文的一种批评”。不久后，艺评家彭德发表《韩段冲突的反思》，针对不久前行为艺术家韩啸与批评家段君的冲突事件，谈了他的看法，文中调侃了王南溟的“坐台批评”观点。随后，王南溟又发表了《“坐台批评”体制及对它的批评：回彭德》。现将双方涉及“坐台批评”的内容摘要如下：

彭德：韩啸同批评家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为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韩啸出钱，批评家出场，在一个特定的时空做一件双方都感兴趣的事。事情一完，彼此两清。在批评变成职业行为的当代，这是一种常见的合作关系。只要不推到市场经济，它就会无处不在。有人认为批评家这种参与方式是坐台批评，无比反感。“坐台批评”是王南溟创造的词语。有一次深圳现代艺术中心举办谷文达艺术研讨会，会议冠名国际，表示“坐台”走向了国际，或者说国际惯例走进了中国。当时，王南溟同我并肩“坐台”发言。他神态坦然，发言坦率。会后大家等车去赶另一个水墨会，王南溟也应邀一道前往，正好坐在我的旁边。我调侃说：你怎么还去“坐台”？他愣了一下，下车走了。人走了，心却在台上。宽泛地看，一切表达观点的有偿露面都是“坐台”。开会拿出场费是“坐台”，被刊物和网站约写付费文章也是“坐台”。关键不在于坐不坐，在于你“坐台”讲什么。

王南溟：“坐台批评”不是指批评写作不拿报酬，而是说这个拿报酬是在制衡的制度体系下进行，这个制衡就是不让学术被市场所左右。如果什么时候学术被市场所左右了，那就是制度出了问题，要修正这个制度了。我要明确说的是，反“坐台批评”就是要批评家不拿钱，这不是我的理论术语所说的范围。将所有的公共性工作都说成是“坐台”，也不是我的理论术语的范围。

“坐台批评”首先不是一个道德批判词以批判批评家的不独立，而是批评我们艺术世界中没有“独立批评的制度配置”，从艺术管理角度来讲，它是需要被揭示出来并加以反思的，否则我们要艺术管理这个学科做什么呢？

『坐台批评』之争

丁阔



艺语中的

对于中国艺术品市场来说，即将于 3 月在纽约举行的安思远艺术品专场拍卖，无疑将成为最为重要的拍卖专场之一。一连五天在现场以及网上相继举行的拍卖会，将呈现这位纽约知名古董商兼收藏家的 1400 件私人珍藏拍品。抛开最终的成交价，通过此次专场拍卖，可以让我们领略安思远的收藏品味，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比成交价更有意义。

安思远(1929-2014)是美国及整个西方艺术界公认的最具眼光和品位的古董商兼收藏家之一，有“中国古董教父”之称。在安思远长期的古玩经营过程中，独辟蹊径是其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当时的古玩界普遍认为，家具只是生活用具，是工艺品不是艺术品，但是安思远意识到，这是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一个空白点，于是他开始精心研究明清硬木家具，并择机购入。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安思远开始系统地出版一系列著作，大大推动了西方人对于中国古代家具的认识，甚至直接引发了一股收藏热潮。安思远因而也被业界称为“明朝之王”。他于 1970 年出版《中国家具—明清硬木家具实例》，内附家具照片 185 幅，成为业内最重要的参考书

目。1982 年出版《夏威夷藏中国硬木家具》，1996 年出版《洪氏所藏木器百图》，1998 年出版《式样的精华——明末清初的中国家具》，2003 年出版《卧云观石——中国古代石刻家具艺术》，让中国家具的收藏拥有了完备的理论体系。

安思远的藏品无所不包，青铜器、陶瓷、石雕造像、碑拓、玉器、书画等等。仅仅凭借一个人的眼力，他是不可能各个领域都有像现在这样的成就的，关键在于他拥有一大批“高参”，比如：吴尔鹿、伊藤庆太、卡隆·史密斯、简·施密特等。正是由于这些名家的指点，加上其犹太血统中独特的商业敏锐，使得其在很多领域都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并最终成就了其在中国古董界的“教父”地位。

在上世纪 60 年代，安思远先生不断扩充个人收藏，积累起可观的十九世纪绘画收藏，他一度藏有近 500 余幅现代书画作品，收藏量堪称境外第一。这些珍贵的书画藏品令他认识到，十九世纪中国画家奠定并推动了二十世纪作品大胆而富于能量的创作风格。

安思远对于近代画的研究，起源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他的老师鹿耐也是带他入行的一个资深的藏家，他在上世纪 40 年代时很喜欢齐白石，可能安思远是通过他才认识

了齐白石，才认识了近代中国画。有意思的是，安思远并没有将齐白石作品作为自己的收藏重点，上世纪 80 年代时，他来中国购买了大量石鲁作品，他现在收藏的石鲁作品有很多都是直接从石鲁家属手里买到的。以安思远的商业思维，当时的齐白石价格已经非常贵了，而与其几乎在一个水准上的石鲁，其作品的价格却非常低。正是通过比较才让其最终选择了石鲁，并成就了安思远的书画收藏体系。碑帖的收藏也是安思远通过不同时期价格的比较而发现其价值的。

安思远不仅凭着自己的眼光，为许多大型博物馆寻觅到艺术珍品，还捐赠过许多藏品给博物馆收藏。正是由于其这方面的贡献，使得其在收藏界的地位迅速提升，并大大促进了其藏品在业界的地位。

现在不少藏家已经有了自己的高参，但缺少的就是独立的思考精神，这就导致一旦有人对于他们的收藏“说三道四”，就很容易动摇自己的想法。许多藏家一旦看到市场出现了调整，或者自己的同类拍品价格下跌，就会担心自己的藏品会贬值。但从安思远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在艺术品市场中不能人云亦云，一定要有自己的眼光和立场，并要形成自己的收藏体系，这样才能让市场了解你以及你的藏品，并增加藏品的附加值。